

幸福就在此刻

年画喜迎春

张新文



铁凝

去探望一位生病的友人,聊起很多从前的事情,计划很多未来的事情,她忽然发问:对于你来说,幸福的时刻是什么?

想了半天,竟然没有一个很适合的答案。

那阵子,经常携带这个难题去和人打交道,不管是新朋友还是故友,聊到酣畅总是抛出这个问题冷场,当然,收获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幸福的时刻就是加官晋爵时买房购车后身体无恙中;有人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父母双全爱人平安孩子快乐领导待见粉丝忠诚仇人遭谴……

都对,但都不打我。

直到有一天陪朋友去见一位来

自台湾的朋友,朋友说:他的人和他的文章一样禅意幽深。

茶过三道,我忍不住继续兜售这个问题时,他微笑着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过去的事情来不及衡量是否幸福,将来的事情没必要揣测是不是幸福,所以,在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能想到的幸福,就是用心享受面前的好茶,让此刻愉快的感觉更醇厚,而面前与我谈新叙旧的你们更是我的幸福之源。

我终于领会到了何谓醍醐灌顶。生活中似乎有太多可以论证这番话的例子。

曾经去国外参加文化交流,花了很多钱买过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因为太喜欢,所以舍不得穿,除非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或者出席需要表示自

己诚意的场合时才上身。使用率太低,慢慢地也就忘记了自己有这样一件衣服。换季的时候,家人帮我整理衣柜时,才想起自己原来有过这样一件衣服,因为躲过了水洗日晒的蹂躏,它依旧崭新笔挺,但是款式却已经过时,讪讪地也是自责地把它小心包好继续收进柜底,回味起当初对它的喜欢,忍不住感叹那些快乐都成了落花流水。

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喜欢什么人,一点一滴,一颦一笑都让我有无尽的话想要表达想要歌颂。但总是怯于启齿,小心翼翼地那些心事静静地窝在心里,折叠得整整齐齐,幻想着总有一天,会勇敢地站在他的面前扑啦啦地全部抖开。等啊等啊,最终这些情愫就像一粒种在晒不到太阳缺乏雨露的泥土里的种子,只能腐烂在密不透风的土壤里。

我们都太喜欢等,固执地相信等待是永远没有错的,美好的岁月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遗憾消耗掉了。

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穿上美丽的衣服,没有在最纯粹的时候把这种纯粹表达出来,没有在最看重的时候去做想做的事情,以为将来会收获丰硕,结果全都变成小而湿的果。

品尝这种酸涩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责:如果当初能多穿几次那件衣服,如果当初我有足够的勇气对他说……那会是多么幸福。

生命中的任何事物都有保鲜期,那些美好的愿望如果只能珍重地供奉在理想的桌子上,那么只能让它在岁月里积满灰尘。

当我们在此刻感觉到含在口中的酸楚,也就应该在此刻珍重,身上衣、眼前人的幸福。

冬景



朱永娇

走过硬梆梆的冻土小路
在寒冬的午后接受阳光的洗礼
一朵白云浓厚而且热烈
光线停留最久的一个位置
那里曾种植油菜花、绿豆角,青葱
也曾种下春雨、温暖甚至是缠绕的爬藤

想象自己走在店铺林立的商贸城
又在枯萎的时间里驻足
夕阳最美的时候
最接近光浮起的山峰



雪梅含苞

肖摄影

守护“冰运动”的奶奶



李秀芹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我的童年时期,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大家生活条件都不好,小孩子冬天睡冷屋,衣着也单薄,有些孩子冬天只穿一件空心棉袄,里面没有衬褂,外面没有套褂。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作为家中老三的我,也只能穿姐姐穿小了的旧棉袄。冬天穿不暖、睡不暖的童年,那时的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冷,因为到了冬天,特别是进入深冬,凛冽的北方呼啸而来,小孩子们便盼着气温降低再降低,等西湾里的水结了厚厚的冰,我们便迎来了免费开放的“儿童乐园”,到西湾开启冰上运动。

说是在西湾,其实进不了西湾里面,只能在西湾旁的小河沟里滑冰,小河沟里的水太浅了,最深处才刚没

过膝盖,而且河面又窄,宽出能三人并排滑过,窄处只能一人驶过,有点施展不开拳脚。

能在西湾上好好滑滑冰是村里所有孩子的梦想,但没有一个人敢呀,因为西湾旁住着一位哑奶奶,她从小听不见也不会说话。她生了四个儿子,四个儿子都长得虎背熊腰,一个个和铁塔一样壮实。每当西湾上结了冰,她便出现在西湾旁,大有一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架势,谁若敢往西湾上踏一下脚,她立马“哇啦哇啦”大喊着,朝这边奔跑过来,吓得踏脚者赶紧将脚收回。再不收回,她会过来拧住耳朵,将脚里的水结了厚厚的冰,我们便迎来了免费开放的“儿童乐园”,到西湾开启冰上运动。

那时,我们都讨厌这个哑奶奶,因为她固执认为西湾就是她家的,

她的地盘她说了算,而且有小孩子找队长评理,队长也说:“就是她家的湾,她说了算,我也没办法。”回家问俺娘,俺娘也说:“队长说的对,就是她家的湾,人家不同意进去,就不能进。”

可真是气人呀。几个调皮孩子试探了几次,都被哑奶奶赶出来了,大家也安稳了,再也不敢踏入西湾半脚了。其实,在小河沟里滑冰也挺有意思,大家排成竖排,单个单个滑,有时也蹲下,后面一人帮忙推一下后背,比谁滑得远。

等西湾里的冰开始解冻时,我们便在上面玩“飘冰”,人站在湾边上,取一块扁的石头,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石头,微屈双腿,找到合适的角度,将石头扔出去,石头在冰面上轻盈地跳动,将冰面砸出一个个小坑,谁砸的坑多,石头飘得又远,谁就赢了。这时哑奶奶是不会驱赶我们的,她看到

“飘”得好的石头还高兴得拍手呢。

寒冬腊月里,我们在西湾玩到天黑透了才回家,零下十几度的室外,我穿着一件空心破棉袄还热得出汗呢。母亲晚上给我缝补棉衣,一摸口袋,还装着好几块扁石头呢。

小孩子们从西湾旁玩着玩着就长大了,才明白哑奶奶的心意,别看她听不见,可心灵着呢,她是担心小孩在西湾滑冰有危险,所以才严厉禁止我们上里面去玩。

一个又一个寒冬,一年又一年,多少个白天傍晚,每天都坚守在西湾边,这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所以队长和大人们才统一口径说“西湾是她家的”,因为她最有责任感。不光西湾是她家的,村里的孩子她也当成了她家的孩子。

小时候的冰运动,总绕不开哑奶奶,无言的冰面上,她用行动,守护着我们的安全,用爱心暖化了光阴。



罗兴美

我夜里总是梦到母亲,或是梦到她一个人突然来到繁华的城市找我,我从梦里惊醒过来,她从没有单独过门,也不具有独自出远门的行为能力,又怎能在辗转颠簸之后找到我,庆幸她没有走丢,我被一阵后怕惊醒,醒来庆幸只是一个梦。或者梦到母亲形容憔悴,傻傻地站在家门口等我,望眼欲穿,失魂落魄。

冬天总是让我思绪纷乱,最深沉的母爱来自冬天,我对母亲的最大亏欠也来自冬天。

母亲智力受损,但她的母爱是高大的,回想起她的爱,让人忍不住流泪。我的小学离家有点远,临近期末的时候学校要求加上一节早课,八点就

开始上课,冬天的八点天刚蒙蒙亮,那时候我才读一年级,去学校的路上有许多坟,天不亮我不敢一个人走。而近两公里的路程对于那时候的我需要一个小时,我们的村子很小,上学的小孩子很少,能同路的就一两个,我必须得小伙伴出发前把一切事情准备就绪。我害怕迟到,也害怕在黑夜里穿过坟区,上早课的日子是一种煎熬,煎熬着我,也煎熬着我的母亲。

那时家里没有钟表,我尚小,无法凭借经验准确判断时间,更不可能从熟睡的深夜自然醒来。凭借母亲的智力,她的判断能力并不比我高明。为了不让我迟到,不让我哭着跑着来不及吃饭就去学校,母亲经常只睡一小会儿就起来烧起一堆火,在那寒冷的冬夜孤零零地等待天际发白,然后给我做饭。可是母亲经常判断失误,

她以为天就快亮了,赶忙给我做饭,等把我送到小伙伴家门口,将沉睡中的他们叫醒,被告知才一两点钟,这样的情节重蹈了好多次。

我理解母爱的伟大已经太迟,我无法原谅自己小时候对母亲的责怪和嫌弃,她给以我最无私、最高尚的爱与呵护,我却把这爱当成了愚蠢。

我如今的一切幸运与超越都受惠于母亲。近年来,很多同学被检查出胃病,有的还相当严重,人们不理解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得胃病。而我理解,离学校远的同学早上天不亮就吃饭,起床晚了经常不吃饭,直到下午太阳快落的时候才能回家吃第二顿饭,被饿得连走路的速度都放慢了,他们的胃还没长大就已伤痕累累。我很庆幸没有在那段艰苦的岁月落下病根,也没有因为上学的艰难而

中断了学业。支撑我念完小学六年的支柱,是母亲的无数个无眠之夜,是母亲傻傻的守候,是母亲用尽全部心血的托举。

我多么希望母亲能心无杂念地呆在我的身边,不去担心家里的庄稼和嫌弃,她给以我最无私、最高尚的爱与呵护,我却把这爱当成了愚蠢。

我如今的一切幸运与超越都受惠于母亲。近年来,很多同学被检查出胃病,有的还相当严重,人们不理解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得胃病。而我理解,离学校远的同学早上天不亮就吃饭,起床晚了经常不吃饭,直到下午太阳快落的时候才能回家吃第二顿饭,被饿得连走路的速度都放慢了,他们的胃还没长大就已伤痕累累。我很庆幸没有在那段艰苦的岁月落下病根,也没有因为上学的艰难而



素心腊梅凌寒开



王惠利

兴许是儿时的乡间,鲜有人家栽腊梅树的缘故,梅之于我,本无太多偏好。直到读高中后,某日去一位姓李的新同学家玩时,被她唤到院里,看一株开花的小树。

那树,手腕粗细,疏影横斜的枝干上,缀满了浅笑盈盈、奇姿纷呈的金黄眸子。它们中,含苞的娇羞欲语,脉脉含情;初绽的潇洒自如,落落大方;怒放的赫然微笑,嫩蕊轻摇。这份既绚丽又清雅的姿态,让眼下这清冷季节有了鲜活的灵动感。小李告诉我,它叫“腊梅”。

打从有了初次的邂逅,之后每去小李家,我便特意站到腊梅树前,痴痴地捕捉那枝头上的消息。

春夏时光的腊梅树,虽一团绿云似的,透过围墙暖暖芳华。然平日匆匆从它旁边路过的乡民,似乎熟视无睹。入秋后,那密密匝匝的绿叶渐次枯落,只剩枯枝一树,更是鲜有人问津。

但一到百花遁迹、万物失色的季候,腊梅树就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从铁铸般的枝条上,悄然息无又满枝满桠地绽开黄莹莹的花朵,既干净,又羞涩。

所谓:一花一世界。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花季。作为一种至为坚忍不拔的花,吹拂腊梅的并非轻柔如柳的春风,而是凛冽北风;滋润它们的不是清凉柔和的雨水,而是寒冰冷雪。

然家乡的冬日,甚是少雪。就当北国已是驱雪覆天、落地盈尺之时,吾乡大地上常常还是丝毫未见雪的痕迹。这也使得那会的我,很跨市回家不那么方便,庆幸在前段平安时期我及时为母亲送去了过冬的棉被,让我稍微心安。

欢,就连襁褓中的婴儿也喜欢年画,隔壁刘二婶的儿子一连几天都在哭闹,刘二婶抱起儿子就往我家钻,大冬天的敲着怀一边奶着儿子,一边看我家满上的年画,当她看得入神的时候,就觉得奶头冰冷……原来一向哭闹的儿子此刻也在和他的妈妈一起看年画呢!后来,只要孩子一哭闹,她就抱她的儿子抱到我家看年画,看着年画小家伙就咧着嘴,咯咯地笑,国外有哭墙,咱家有笑墙,嘿!过年真好,年画真好……

读高中的时候,有年快放寒假的时候,雪下得特别大,我的同桌说他家有一副年画你没看过,执意要我过去看看,问他啥主题,他说你到我家就知道了。年少轻狂,我俩不顾寒冷,在皎洁的月光,踩着积雪去看年画,这可是要跑十几里的路啊!到他家才知道,原来是光头大腹的和尚在那里开口乐着,落款:大肚能容天下之事。我不禁莞尔一笑,开心极了,我明白了同桌的苦心。他知道我的那段时间的苦闷与彷徨,所以,带我来看他家的年画,记得连夜返校的时候,我俩在雪的世界里,一路高歌,狂奔向前,仿佛春天就在眼前。

前年春节前儿子结婚的时候,同学厚光送了我一副年画:整幅画面红梅怒放,两只喜鹊蹬梅唱和。贴好之后,厚光冲着我就是一拳,说“祝贺啦!老同学——今天你可是名副其实地喜上眉梢呢!”当我俩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泪水禁不住都流了出来……

去年领导找到我,要以我的身影制作一副宣传年画,主题是疫情防控,戴口罩出行。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能为抗疫做贡献,是件多么荣幸的事啊!画里画外,冬天里的春天,给人送去融融暖意,足矣!

随着时代的发展,视角的多元化、网络化,可看的东西太多了,年画日渐萧条,贴年画已经不再是过年的必选项目。但是,年画喜迎春的过往,总是烙印在记忆深处,挥之不去,思之如新。